郭崇韜論（何去非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郭崇韜論
作者：何去非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何博士備論》

人謂漢高祖以布衣之微，召號豪傑，起定禍亂，乃瓜裂天下以王。勛將韓、彭、英布，皆連城數十，南面稱孤，舉天下之籍而據其半。及夫釋甲就封，創血未乾，皆相視誅滅。蓋由高祖封賞過制，陷之驕逆，其於功臣不能無負。光武率義從之士，平夷盜逆，收還神器。天下既定，遂鑒高祖之失，第功行封，爵為通侯，大者不過數縣，而不任以吏事。是以元勛故將，皆能自全。李請，談兵之雄者也，亦以謂光武得將將之道，賢於高祖遠甚。嗟乎！是皆不深求高祖、光祖之事者也。天下之事有所必然者，雖聖智不能遷而避之。高皇以寬仁大度，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業。豈所謂陰忮暴忍，而喜忌人之功者耶？秦為無道，天下高材疾足爭起而竟搏之，皆有代秦之心也。彭越、黥布皆以人傑操兵特起，未以其身輕屬於人者也。韓信挾百戰百勝之略，擇主而附，亦有大志，故身定全齊而自王之。方漢王大敗於彭城，隨何不能緩頰於淮南，則黥布不至。及困於固陵，諸侯棄約不會，微張良之畫，則彭越、韓信不從。方是時，漢王不捐數千里之地，數以充三人者之欲而致其兵，則楚不亡。漢之待此三人者，譬若養虎，飽則不動，饑則噬人。由是觀之，封賞過制，豈得已哉？欲就大業於須臾之頃故也。雖然，大業就矣，而三人者之逼，天下之所共寒心也。以天下之皆寒心，則彼持是而安歸，且高祖亦得安枕而臥乎？故疑似之釁一發，而大禍集矣。此其勢必至於夷滅而後定也。光武痛宗社之禍，收率懷漢之民投袂而起，凡所攀附者多南陽故人，其尤偉傑者，寇、鄧數人而已。然較其材略，徒足以供光武指顧之役，非有驕桀難制，若韓、彭之與高祖也。天下既定，封以數千之戶，莫不志欲盈足，唯恐持保之不獲。為光武者，獨何隙以誅除之哉？而曰光武獨得保全勛舊之術，高祖於功臣有不容之忍，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，與夫勢理有所必至者也。

後唐莊宗，承武皇之遺業，假大義、挾世仇，以與梁人百戰而夷之，乃有天下。可謂難且勞矣。然有二臣焉：其為韓、彭者，李嗣源；為寇、鄧者，郭崇韜也。嗣源居不賞之

功，挾震主之威，得國兵之權，執之而不釋也。莊宗無以奪之，而稍忌其逼。崇韜常有大功於國，忠而可倚，而嗣源之所畏者也。莊宗苟能挾所可倚而制所可忌，則嗣源雖懷不自安，而有顧憚，非敢輒發也。莊宗知其所忌，而不知其倚，故崇韜以忠見疏讒疾日急。使其營自救之計，乃求將其征蜀之兵。莊宗歸國中之師，屬之而西。崇韜雖已舉蜀，捷奏才上，而以讒死矣。莊宗知得蜀足以資其盛強，而不知崇韜之死已去嗣源之畏。故鄴下之變，嗣源以一旅之眾，西趨洛陽，如蹈無人之境，其遷大器易若反掌。且內有權臣窺伺間隙，乃空國之師勤於遠役，固已大失計矣。而又去我之所與與彼之所畏者，則大禍之集，可勝救哉？雖得百蜀，無救其失國也。使崇韜之不死，舉全蜀之眾，因東歸之士，擁繼岌，檄方鎮，以討君父之仇，雖嗣源之強，亦何以禦之？蓋嗣源有韓、彭之逼而不踐其禍者，莊宗無高祖之略故也。崇韜有寇、鄧之烈，而不全其宗者，莊宗無光武之明故也。嗟乎！人臣之禍，起於操權，而速禍之權，莫重於制兵。崇韜謀逭禍自全，而方求執其兵，此於抱薪救火者何異也？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